

疑 难 案 件 选 编



智斷无头案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編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智断无头案

(疑难案件选編)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智 断 无 头 案

疑难案件选编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贵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5/8 字数54,000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200册

分类号: K259

统一书号: 6104.2

定 价: (5)一角九分

前 言

建国以来，我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和公安、检察等兄弟部门密切协作，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审理了大量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通过案件的审理，有力地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巩固了革命秩序，保护了公民权利和合法利益，保障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在审判过程中，绝大部分案件，案情清楚，容易做出结论，处理得也比较及时。但确实也遇到一些疑难复杂、情节曲折离奇、一时作不了结论的“无头案”。把这些案件审判清楚，必须经过艰苦复杂的工作过程。我们人民法院在审判方法和作风上，和旧时代的法官是根本不同的。历史上有名的法官要数包公，人称“包青天”。其实他的“阴阳断”、“下阴曹”等审判方法，无非是利用阎王、小鬼之类神话人物，作为一种诱供、骗供的手段。我们人民审判人员审理疑难案件，主要是依靠党委英明领导，依靠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党的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作风。

“智断无头案”这本小册子，是我们从本省十年人民司法工作经验总结的文章中，选集的几篇审判疑难案件的故事。通过这几篇故事，不仅反映了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敌人犯罪手段是阴险的、狡猾的；同时也反映出敌人任何阴险、狡猾的手段，在我们党面前，在广大群众面前，在人民审判员面前，都是难逃法网的。

由于写作水平和编辑水平的限制，选编的故事可能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日

目 錄

大康山里的斗争·····	姚生龍 (1)
飞来兇手? ·····	張先治 (17)
侨汇的风波·····	江清吉 (24)
一張收据·····	湯秀林 (34)
鴨工妙算·····	成整理 (32)
索“夢” ·····	黃仁玉 (42)
鼠禍·····	飛鳴整理 (46)
一條毒計·····	丘澄振 (50)
誰的房屋·····	張水圳 (58)
追踪·····	張高春 (63)
一盒火柴·····	夏恩賜 (71)
表·····	田一氏、羅時潤 (73)
夾牆里的秘密·····	姜文亭、席茂海、陳金池 (75)

大康山里的斗争

姚生龍

張犁科“自杀”

夜，象死一般的寂靜，天空閃眨着稀疏的星星，大地黑沉沉的一片。

突然，一个女人的尖叫声冲破了寂靜的夜空。

新任乡长老何在这个小山村开完干部会，已是下一点了，刚要上床休息，听得这声尖叫，吃了一惊。侧耳再听，却什么也听不到了。

第二天一大早，民兵队长曾冷淡神色慌張地闖了进来，結結巴巴地說道：“何——何——乡长！村里邓发木老婆張犁科上吊自杀了！”

老何立即赶到現場，尸体停放在大厅一块床板上，上面盖了一床被单。老何掀起一看：死者头发蓬乱，嘴巴微張，舌吐出来，两手拳曲，形状甚是吓人。在死者的咽喉部分，有道明显的沟痕。老何看了这沟痕，心里一怔：怎么从咽喉到沟痕的尽头，不是由深趋淺，仿佛是更深的几道指印。老何待要細看，守在尸旁啼哭的邓发木母亲赶忙又把被单盖上。接着曾冷淡等几个人，就把老何拉到旁边奉茶。

这天正午，太阳象烈火一样熏烤着大地。在邓发木家的大厅里，瓦溪村农业社社长邓东海对張犁科的死表现出深切的哀

悼和同情，他叹口气說：“……是啊！犁科的死是发木家的不幸，也是我村的不幸！但是，她自己要走这条路，別人也沒法子，总不能整天跟在她后面。說句封建話，命里注定該活多久就多久，这是不由人的！”他又安慰邓发木和发木的母亲道：

“人死不能复生，哭也沒用，你們千万要保重身体。……說实在的，平时你們对犁科太溺爱了。就拿发木說吧，連个指头也舍不得掐她一下。現在她死了，你們問心无愧！这是村里人大家都知道的。”

邓东海擦了一把汗，看了老何一眼，繼續說道：“湊巧今天何乡长也在这里，这太好了，犁科的事也就不必再向上级报告了，反正自杀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天气又这么热，停久了不好，还是大伙帮个忙，早点埋掉吧！”邓东海向大家一扫眼，曾冷淡、張万祥、邓緒潘等几个村干部不等老何开口，都异口同声地說：“社长說得对，我們大家就来給发木帮忙吧！”

一伙人就七手八脚地把尸体塞进一具薄皮棺材里，抬到后山沟埋掉了。

老何是新調来华良乡的，这次到瓦溪村还是第一回，对情况很生疏，当下不好表示什么。但对于这件事，他脑子里总好象有个什么问题放不下。

那是老何到瓦溪的第二天，在一个群众会上認識了張犁科。張犁科在会上的发言是那样干脆明朗，給了老何很好的印象。老何到瓦溪第三天下午，也就是張犁科死的前两天，在村口又碰到她。当时她很亲热地叫了声同志，說：“我很想找你談談，……”可是話到嘴边又嚥了下去。她四处一望，好象发现了什么似的說声“以后說”，就匆匆地走开了。老何正要喊

她停下来，忽見邓东海已走到跟前。邓东海說社里有事，就把老何拉走了。

張犁科的死状，頸部的指痕，邓东海和邓发木一家的表現，以及急急忙忙地掩埋尸体，这一切使老何都感到事非偶然。結束工作下山后，老何把这一切向上級作了报告。

死的奇怪

在县领导的关注下，县政法部門組織了一个工作组，由老王率領，赶到了瓦溪村，进行現場勘察。

邓发木家在这个小村子的最西头，房屋孤零。張犁科自杀的現場，就在厨房里。因为現場已被破坏，除檢获两段棕繩外，其余什么也沒有发现。那繩子是二十年前，邓发木的祖父按在梁上挂东西的，一端还系着个勾子。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烟燻，已很不結实。但据說，張犁科就是用这条繩子吊死的。

夜靜了，一間不大的房子里，点着一盞油灯，老王在盘問邓发木。

“我老婆死的那天晚上，我去社里开会，是何乡长召集的。回来已經很晚了，老婆已經睡了。因为劳动了一天，开会又很迟，累得很，我躺下就睡得很甜。鸡叫时起来小便，一摸床上沒有人，感到奇怪，摸进厨房撞着我老婆的尸体。点火一看，早已僵硬了……”邓发木声音颤抖地叙述着事情发生的經過。

“你妻子到底怎么死的？”

“吊……吊死的。”邓发木颤抖得更厉害。

“为什么要上吊呢？”

“……是因为……因为厌世自杀的。”呆了很久，邓发木突然吐出这句农民少用的話。

“怎么知道她是厌世自杀的呢？”

“大家都是这么說！”

“我是問你根据什么說你妻子是厌世自杀的？”

“根据……我……我不太了解，只不过在她死的前一天有和我吵过嘴。”邓发木更加发慌地答道。

“你們夫妻間过去吵过嘴嗎？”

“吵是有的，不过并不經常。”

“这次为什么要吵嘴呢？”

“因为她要离婚，我不肯，就吵起来了。”

“她为什么要离婚呢？”

“因为她嫌我年紀大！”

“你比她大几岁？”

“她今年三十二，我比她大三岁！”

“男的大三岁，算大么？”老王逼問着。

“她还嫌我不进步。”

“除了吵嘴还有別的原因沒有？”

“这……我不應該和她吵，这是我的錯誤，我愿意受上級批評……”邓发木痴痴呆呆地答得文不对題，心情十分緊張。

“那么是用什么吊死的？”

“一条棕繩。”

老王从抽屜里拿出在現場檢到的两段棕繩遞給邓发木，叫他辨認。邓发木連說就是用这条繩子吊死的。

老王又拿过繩子来，两手一扯，象拉面条似的拉断了。便

問邓发木道：“你看这繩子能吊死人嗎？”老王把繩子丟到桌上。

邓发木被問得目瞪口呆，“这个……这个……”結結巴巴地半天答不出話来，額角上淌着黄豆大的汗珠，全身象发疟疾似的打着哆嗦。

訊問进行到这里为止。

把邓发木打发走后，工作组几个人一碰头，大家都觉得邓发木今天的口供矛盾百出：一下說是厌世自杀，但是並沒有任何根据；一下說是夫妻吵嘴。夫妻之間吵几句嘴，是极平常的事，何况据群众反映，他們一向的关系并不坏。而吵嘴在过去也是有过的，甚至吵得比这次还兇，并未寻死，这次为什么就要自杀？为什么睡得好好地忽然爬起来上吊？再从現場檢到的那条繩子看，也是吊不死人的。大家一致認為：从何乡长报告的情况、現場勘察以及对邓发木的訊問来看，都不象自杀，被杀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被杀，这和邓发木就有关系了。决定明天开棺驗尸，并布置民兵将邓发木暗中監視起来。

正午，沒有一片云，一絲风，太阳就象一盆熊熊的烈火，地面上热气炙人。

張犁科的棺盖打开了。令人失望的是，人死了虽然才五天，但尸体已腐烂了，血肉模糊，无法进行檢驗。

正在这个时候，曾冷淡气喘噓噓地从村里赶来，張着大嘴报告說：“王組长，不——不好了，邓发木逃——逃跑了！”

邓发木为什么要逃跑呢？他逃到哪里去了？他的逃跑是否意味着他就是杀妻的兇手？如果張犁科是他杀害的，杀人的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謎。不过，邓发木的逃跑，給老

王他們昨晚的推断，却进一步提供了根据。

不巧得很，当天下午，县里来信，有新的紧急任务，老王等必須立即回县，这个案子就暂时攔了下来。

山寮的秘密

時間过得很快，轉眼已夏去秋来。为了結束这个久悬未結的案件，老王等一行又来到瓦溪村。

临行前，老王把这个案件的情况向县委书记作了汇报。书记指示：“这个案件当前首先必須弄清两个問題，第一是自杀还是被杀；第二是自杀或被杀的原因。”同时指出：“这一帶是鎮反不彻底的地区，又是山区結合部，你們在工作中必須很好地发动群众，弄清那儿的政治情况。”

这个小山村只有二十来户人家，藏在深山坳里，不但离县城远，离乡政府也有五十多里山路，从乡政府到这里，得翻几条大岭。解放以来，工作组很少去，每回待的时间也不长。乡干部和来这里的工作组都摇摇头說：“群众太落后，太落后，开会不講話，問題反映不出来。”社长邓东海等几个村干部和乡里也好像是两家人。三个多月过去了，張翠科到底是怎么死的，沒有人吐一个字。自老王他們上次下山后，据說邓发木曾回家好几次，民兵也不抓。这样一个落后村，是我們工作沒做到家？还是有坏人在作怪？老王等这次上山，就要結合解决这一問題。一到瓦溪，他們就积极帮助群众秋收。

最后剩下东边山坳里一片田，邓东海派一个突击队去扫尾。連續割了好几天，精壯的农民也觉得腰酸腿痛。邓东海坚决不要老王他們再去。老王一定要去，邓东海、曾冷淡只好都

一齐跟了去。一行人翻过两座山头，一道到离村五里的东阳沟割稻。人多好办事，几亩稻子很快收割完了。割完一片，老王鼓舞着大家，翻过一座山头，再割一片。

秋高气爽，山景如画，老王坐在田塍上休息，观赏大自然景色。一缕青烟从东阳山坳里徐徐升起，在天空中悠悠荡荡。

“啊！这样大山里头还有散落住户？”老王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回头问曾冷淡道：“你这个民兵队长懂不懂得山里藏有坏人？”曾冷淡猛一听这句话，脸孔刷地变得苍白，嘴里啦啦地连说：“没有、没有……”邓东海见曾冷淡不中用，瞪了他一眼，抢着说：“王组长不必多疑，我们这穷山村，一无地主，二无恶霸，大家都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百分之一百地走合作化道路，那敢藏匿坏人。这个，我邓东海可以脑袋保证。……这冒烟的，嘿嘿，是烧炭的，烧炭的，嘿嘿。”

老王不想这句极平常的问话，竟引起了这么大反映，作为一个政法工作者，使他本能地警惕起来。他不能理解，这烧炭人的炊烟，为什么会引起邓东海、曾冷淡如此慌张！这炊烟和他们的反常表现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老王苦思着。他索性再加上两句：“烧炭的？怕不会吧！你说你们村里没有坏人，邓发木是什么人？邓发木逃走几个月，回家好几次，你们难道一点都不知道？”老王带着指责的口气，一面说，一面注视着邓东海、曾冷淡神情的变化。邓东海虽是老油子，这时额角上也渗起了汗珠，曾冷淡则象针扎屁股一样的慌。看到这副情形，老王于是挨近一步，两手拍着邓东海、曾冷淡的肩膀道：“你这个社长、民兵队长真是有些官僚主义呢！今后得提高警惕呀！哈哈。”老王笑得这么爽朗。邓东海、曾冷淡逐渐

平靜下來，連說：“是，是。”

剎、剎、剎，又是一陣割稻聲。……

夜深了，窗外一片秋聲。老王躺在床上，想着今天割稻時發現的事情，久久不能入睡。

東方剛發白，老王就起床了，他帶了工作組的同志找到曾冷淡，要他帶路到東陽凹去調查散落人口。曾冷淡揉着惺忪睡眼，聽說要去東陽凹，開始一愣，但馬上又若无其事地一口答應了。不過，他又是老婆有病自己煮早飯囉，餵豬囉，又是這，又是那，當他帶着工作組出發時，已是日上三竿了。路上曾冷淡好象又有些腳痛，走路一脚高，一脚低。他們走的根本不是路，而是在布滿荊藤的草叢里穿行。

天近午，終於到達東陽凹。這裡根本就沒有炭窯，因而也無法找到什麼燒炭的人。然而，在一片樹叢里，卻有兩座完好的草寮。經檢查，證明草寮的主人是剛離開這裡的，寮里還有一些帶不走的鐵罐鐵罐。在一座寮棚的周圍，有很新的烟蒂，還有牙刷柄、破木梳、穿破了的女人鞋，……這就是說：在這草寮里還住有女人。根據這些用具來分析，絕不象住着燒炭人。那麼這裡一共住了多少人？是些什麼人？幹什麼的？這些發現使問題更加複雜起來了。

老王暗暗奇怪，這些人怎麼知道我們來了，又怎麼知道我們要來搜索，這就不能不考慮到鄧東海、曾冷淡身上。他又想到，早晨曾冷淡帶路時的表現也是可疑的。回來後，他就向曾冷淡反復訊問，抓住矛盾，結合講解政策。曾冷淡掩飾不住，只好承認這個草寮就是鄧發木藏身之所，承認他包庇鄧發木，

昨夜向发木通风，叫发木轉移藏匿地点。但邓发木轉移到那里去？山寨里还有几个人是誰？干什么的？这一系列的問題，他却守口如瓶，說确实不知道。

一个可疑的陌生人

曾冷淡因为包庇邓发木，被宣布拘留。邓东海也被暗中監視起来。

当曾冷淡被拘留的第二天，邓发木突然投案来了。他对杀害老婆張翠科一事供認不諱，杀妻原因說是因为吵嘴吵得气起来，失手勒死。并且一再声称，曾冷淡包庇他純系出自亲邻的同情，說“一人做事一人当”，請求釋放曾冷淡。

夜深了。在一間門窗密閉的房間里，老王他們几个正在爭論不休。可不可以收兵？这是爭論的焦点。工作組有的同志認為既然兇手邓发木已經投案，案情大白，待在这里意思不大。有的認為疑点还多，还要繼續搞下去。最后老王用作結論的口气說：“根据县委指示，我們的任务，並沒有完成，杀人兇手虽然归案了，但杀人的原因还没有弄清。这里階級斗争、敌我斗争的情况也还不清楚。邓发木到底为什么要杀老婆？他自己的說法显然是不能相信的。为什么在我們拘留了曾冷淡的第二天，邓发木就突然来投案？他怎么知道我們扣押了曾冷淡？在东阳回和邓发木住在一起的几个男女是什么人？干什么的？假如真的是沒有問題的散落人口，他們为什么这样惊惶地回避我們？他們如果不避开，不是更能够掩护邓发木？諸如此类的問題，我認為并非无关紧要的枝节問題，而是大有搞头的問題。”老王点燃了一枝烟，繼續对工作組說：“应当养成深入細致的作

风，对任何一件事，必須多打几个問号，要有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不这样，我們就会在敌人面前栽跟斗。”

第二天，老王赶到县里，把情况向县委书记做了彙报。書記同意他們繼續搞下去，并指示說：“这个案件依照現在的情况看，邓发木逃跑上山后，还有几个来历不明的男女住在一起，这就使我們不能不联想到那些人是不是逃匪？那个地区有沒有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書記着重指出：“現在天下是我們的，反革命分子要进行破坏是越来越困难了。他們为了使自己的破坏进行得更隱蔽，逃避法律制裁，总是会千方百計地制造假象来迷惑我們，掩飾自己。你們在工作中必須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認識階級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依靠当地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弄清問題的究竟。千万不要就案办案，半途而廢。”

老王回到瓦溪村，傳達了县委指示，工作組的思想認識統一了，大家又鼓起了旺盛的战斗意志。

山村深秋的气候，一逢阴霾，就不亚隆冬。在凜冽的寒风里，工作組发现这偏僻的山村多了一个麻子臉的陌生人。这人沙县口音，起初說是收山貨的，后来又說是串亲戚的，行动鬼鬼祟祟。經暗中查明，这家伙原是沙县夏茂大地霸楊高堂的狗腿。因为曾冷淡老婆楊梅是解放前从楊家买来的丫头，所以这个麻子和曾冷淡熟悉，一来就住在曾冷淡家里。工作組正要找他盘問，沒想这家伙住了两天就溜走了。

破 謎

这个夏茂人走后，不知那里刮来一股邪风，村前村后傳开

了謠言，講得有声有色。說什麼“國軍”已經從馬尾登陸了，佔領了福州市，封鎖了閩江口，南平火柴廠也被炸毀了！……弄得小山村人心惶惶。工作組一再向群眾解釋、辟謠。但大家老遠看到工作組就避開了。老王曾試圖追謠，同樣沒有結果。謠風從那兒刮來的？看來和那個麻子很有關係。

工作組最感到傷腦筋的是群眾不好接近，會議開不起來。群眾為什麼躲避我們呢？解放八年了，在這八年中，祖國起了多么大的變化！難道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對這個小山村都毫無影響么？是誰在統治着這個小山村？這些對老王來說都是不好理解的。為了揭開這個小山村的秘密，工作組就搬到最貧苦的群眾家里去住。

工作組看到房東鄧連夫家口多，生活很苦，三餐喝稀，這樣冷的天氣，一家人都還穿着襤褸的單衫。深山里，上午要九點以後才見陽光，下午三點過後就日落了。在這以外的時間里，鄧連夫都冷得躲在家里不能出工。老王問他有没有領到救濟糧和棉衣，他悶聲不響了好久，才說了一句：“那有我們的份！”但馬上又好象發現自己說錯話似的，苦笑一下，連忙解釋說：“我們這樣苦慣了，也不覺得冷。”老王他們忙從背包里檢出一件舊棉衣和一件舊衛生衫送給他，他推辭了好久，把棉衣讓老母親穿了，自己把衛生衫貼肉穿了，外面仍罩了破單衣。

當晚，老王逼着鄧東海攤開了今年發放救濟衣、救濟糧的底子，把掌握在鄧東海等人手里的所謂“機動數”，叫他們全數吐了出來，分配給幾戶真正的困難戶。鄧連夫分到七塊錢，全家老少，每人分到一件棉衣或一條棉褲。

工作組對鄧連夫一家人關懷備至，象待自己的親人一樣，親

自动手給他們修房子、舂米、挑水、扫地；在一起吃飯的時候，有略为好点的菜，也分給这一家的老人和小孩；并且經常为小孩們講解放前地主、恶霸压迫穷人，解放后穷人翻身当家作主的道理。这样，工作组和这一家的关系就日益亲密起来。在給小孩讲故事时，邓連夫夫妻和老母亲有时也挨过来听，有說有笑。但当一提到邓发木杀妻和曾冷淡等問題时，邓連夫夫妇和他的母亲就好象大禍临头似的，赶忙避开。

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王正在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翻閱着下午从公安局特地調来的“204”号案卷的材料。案情报告里清楚地記載着：楊匪应昌，早年毕业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嗣后历任国民党沙县县党部書記长、中央党部情報員等反动要职多年。策划所謂“防止异党活动”，不遺余力。解放前夕，把沙县一九四七年以来的重要档案全部焚毀，并在夏茂召开应变會議，提出“团結一致，反共到底，待机暴动，建立武装”等反动綱領，而后又組織“反共救国軍”反革命組織，并阴谋扩大为四个支队未遂。沙县解放后，其父大恶霸楊高堂被鎮压，本人畏罪潜逃。有人檢舉其逃亡在三明瓦溪村，曾两度派出武装緝拿未果。后来謠傳楊匪已偕其妻下海投敌。

老王合上案卷，陷入沉思。

风越刮越大，大雨好象从天上傾倒下来。

突然，刘貴香和她的丈夫邓連夫惊惊惶惶地闖进房来。两人都象水里捞起的鸡子一样，貴香上前一把抓住老王的手，嗚嗚咽咽地恳求道：“王同志！救救連夫吧！”

老王楞了一下，立刻意識到发生了什么問題，便安慰道：